

(台湾) 林耀德 著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林耀德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1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张炯,王淑秧主编)

ISBN 7-5080-0877-4

I. 一…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40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44千字 3插页

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6.90元



林耀德，原籍福建省厦门市，1962年生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私立辅仁大学法律系财经法学组毕业。1977年开始创作。历任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秘书长及《草根》诗刊、《四度空间》、《书林诗丛》、《台北评论》、《台湾春秋》、《活水》、文化双周报等十多个期刊报纸的编辑、艺术指导、文学主编等职。1982年至1993年，共获台湾各种文学奖包括散文、诗歌、小说、科幻小说、电影剧本等19项。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恶地形》、长篇小说《一九四七·高砂百合》、诗集《都市终端机》、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评论集《一九四九以后台湾新世代诗人初探》等20余种。主编各类选集十余种。

出版说明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的作品获得了世界性影响，成为华文文学一个重要的支脉。这一支脉就其精神走向和艺术实践效果来说，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由于参与其中的作家所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它在题材领域、描写对象上又具有无可替代的独创性，在浩如烟海的华文文学创作中，始终闪耀着自己的耐人寻味的光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支脉以自己的真诚和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

为了沟通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同大陆文学界、读书界的联系，展示大陆以外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我们特编选和出版大型丛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奉献给热心关注华文文学创作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广大读者。

此套丛书的编选原则，首先是在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获得过广泛影响的名家名作；其

次，即使作家和作品还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作品本身的确具有相当的艺术个性和价值，我们也将其编选入列；其三、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最终能够展示出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成为了解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窗口。

这是一项极富现实和未来意义的工作，我们将一丝不苟地坚持长期做下去。我们殷切期望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大力支持，尽可能同我们取得联系，向我们推荐和介绍自己或他人的创作，我们将竭力地去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使之开花结果。与此同时，我们还期海内外有眼光的企业家及各界人士给予华文文学事业发展以更多的关注，在经济上、道义上给以更多的支持。

华夏出版社以弘扬华夏文化为己任。我们将视我们的工作开展情况，逐步在更多方面为宣扬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成果做出我们的贡献。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编辑室

编选说明

世界华文文学随本世纪华人越来越多地走向五大洲，迄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语种文学之一，而海外华人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所当然会日益受到所有炎黄子孙的重视和注意。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广大读者和文学研究界，也越来越广泛地阅读海外华人用华文写作的作品。自然，在世界的各个地区，华文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陆而外，台湾、香港和澳门自是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地带。其次，东南亚由于华人众多，华文文学也相应可观的发展。至于北美、西欧、澳洲和南美、非洲，则又次之。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以散文、诗歌为多，而小说的数量虽不很大，却颇引人注目。海外小说中，长篇小说的数量尤少。与大陆八十年代以来每年都要出版一二百部长篇自不可相比。

但长篇小说由于篇幅长、内容广，描写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画面丰富，没有相当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的作家，便很难问津。这种体裁被认为是文学中的重武器，甚至被称为“当代的史诗”，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很自然的。

别林斯基在论述长中篇小说时说：“长篇和中篇小说现在居于其他一切类别的诗的首位；它们包括了一切艺术文学，以

致任何其他作品和它们比较起来，都显得是稀见而偶然的东西了。”他认为，长中篇小说“结合了一切其他类别的诗：既有作者对所描写事件的感情的吐露——抒情诗，也有使人物更为鲜明而突出地表达自己的手段——戏剧因素。其他类的诗所不能容忍的旁白、议论和教训，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里都有其合法的地位。长篇和中篇小说给作家的才能、性格、趣味、倾向等主导性能以充分发挥的余地。”（《1848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00—201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理所当然应把长篇小说与那些满足公众日常需要的、快餐式的作品区分开来。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为帮助我国大陆的读者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成就，我们特意编选了这套《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

这套丛书的编选原则是，既照顾到各个地区和各种题材、形式与风格的作品，又尽量选取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分期分批推出。当今长篇小说已是门类众多，并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加以分类。比如以古今题材划分，就可以分历史小说与当代小说；以内容划分，更可以分社会问题小说、爱情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侦探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以读者对象划分，又可以分儿童小说和成人小说；以艺术方法划分，还可以分为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等等。这里首批推出的作品就既有台湾、香港地区的，也有东南亚和西欧、北美的。其中选自台湾和北美的作品多一些。因为北美的华人作家较多，出版的长篇小说也较为丰富。至于海峡彼岸台湾省的中国作家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更多了。这些作品大多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的，较早的一部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先用日文发表，后来才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的。至于更早的作品只有留待以后再考虑了。在题材内容

和形式风格方面，本丛书也力求多样。如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融现代于现实，将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小说的技巧用来描写主人公从大陆到台湾又到美国的被放逐的生活和分裂的性格、心理；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细腻地揭示主人公牟天磊从台湾到美国后的失落感和无根的乡愁；陈若曦的《纸婚》则以几近荒诞的旅美华人本无爱情的假婚情节，表现了人性的善良和人类的悲剧；刘以鬯的《岛与半岛》却借鉴西方“新小说”的笔法反映了香港社会七十年代广阔的生活画面；梁锡华的《李商隐哀传》是以我国古代大诗人李商隐一生的不幸遭遇为素材创作的历史小说；赵淑侠的《我们的歌》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描写了留学生江啸风返回台湾为弘扬民族文化所作的可贵的努力；林耀德的《1947 高砂百合》探索以诗的语言与魔幻笔法相融和，描绘台湾泰雅族的生活和命运；张系国的《五玉蝶》展开奇特的想象，在科学幻想的领域，引导读者漫游于科幻的非现实的神秘天地；流军的《赤道洪流》于现实的描写中，为人们再现了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人民一起开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至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所刻画的主人公胡太明，则是一个克服了孤儿意识和殖民地性格的典型形象，相当生动地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生活和人民的觉醒与抗争。

从上述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本世纪华人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海外许多国家的广阔生活场景和形形色色的典型形象，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中有着多么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尽管身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活情境，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自豪，对于民族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自强不息的不懈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不平与苦难的同情和关怀，始终有如一条思想主线，贯串于所有作品的多姿多彩

的艺术图画之中。从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所涌现的各种文艺思潮和艺术表现手法，在一代又一代华人作家那里，也无不被广泛吸取和借鉴，而且都融进了自己的独特创造。

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得到了有关作家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帮助。华夏出版社基于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繁荣发展的崇高宗旨，承担了丛书的出版重任。我们理当向有关作家和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热切地希望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继续得到出版社和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的更多支持和帮助，以期把编选工作做得更好，更能反映世界华文文学的实际成就。

张 炯 王淑秧

· 1995年5月10日于北京

“洋溢着新气息、大气象”的作品

——论长篇小说《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林承璜

台湾青年文学家林耀德，既写诗歌，又写小说；既写散文，又写评论，著作颇丰。是台湾文坛上的一颗新星，颇受海内外文学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瞩目。

90年代初，林耀德以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推出了一部反映泰雅族人命运的史诗性的鸿篇巨制——长篇小说《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台湾史学家尹章义在为此书撰写的序中，誉它为“洋溢着新气象、大气象”的作品。确实，这部著作展示的内容和形式都相当有气势，给人以大手笔之感。正因为“洋溢着新气象、大气象”，所以作品具有十分鲜明、突出的特色。

第一，卷帙浩繁，架构恢宏，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的场景，交叉叠现。在大背景衬托和渲染下，作品很有厚重感。这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特色。

作品反映的是泰雅族中的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它是围绕着第二代瓦涛·拜扬的生活和命运而展开描写的。他原是泰雅族的祭司，很有权势，曾经威风一时，但后来却败在来到山地传

教的西班牙神父安德肋的手下，其地位被取而代之；他的子民归附神父，甚至他的儿子拜扬·古威也成为洋教士的忠实跑腿。瓦涛·拜扬竟被部落所遗弃，成为孤家寡人。他的父亲拿布·瓦涛原也是个出色的祭司和狩猎者，后在一次狩猎中被日本巡警击毙。他的孙子古威·洛罗根认为呆在山地无出息，便离家出走，浪迹台北。

从这个家族的兴衰浮沉的情况来看，时间跨度相当大，四代人都成为悲剧人物，尤其是瓦涛·拜扬。他们的不幸，主要的是受外力的侵略所致。实际上作品反映的是整个民族部落的流变——从强盛走向衰落的过程。作品中所展示的这个家庭的人与事，在线索上是比较单纯的，但作者在展开描写中，随着人物命运的变化和意识的飘荡，便“节外生枝”地从各个角度旋转出“世态百相”的种种场景，其中有描写山地历史上最后猎取人头的过程；有揭露神父安德肋诱奸患肺病的圣女小德兰的恶行和企图建立在统一圣教旗帜下地球国的勃勃野心；有鞭挞日本军国主义中野家族三代人在中国的不义行径；有展示古威·洛罗根目睹二·二八事件的镜头……

随着场景的移动变化，地点一会儿在山地，一会儿在大陆，一会儿在其他国家——涉及荷兰、西班牙、日本、俄国、梵帝冈等国。在连锁性的关联中，历史长镜头还摇出一系列中外战争。如郑成功抗荷战争、日本鹿儿岛的西南战争、美西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有抗日战争的尾声——日本无条件投降等。悠悠的历史隧道，被作者的智慧之光所照亮。实际上历史长镜头中所揭示的是强权对弱者的欺凌、掠夺和侵占的社会一种现象，以不同的形式在无休止的时空中重叠呈现而已。作者不厌其烦地写它，意在以这些场面构成了作品的大背景，使它起到衬托和渲染的强烈效应，从而使它的指向目标更加突现

出来——受洋人伪宗教文化侵蚀和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破坏，山地面临着灭族灭种的危机。显然，简简单单的一个故事，而却被作者以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交叉出现的战争景观、人文景观、文化景观，衬托和渲染得光怪陆离和五彩缤纷了。这样一来，作品变得内涵厚重、深邃，架构恢宏、繁复，真是气势不凡，蔚然壮观。

第二，作者采用神化的魔幻化的艺术之光，辐射泰雅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使作品充满着奇光异彩的浪漫气息和丰厚的文化内涵，从而有一种纵深感。这是小说的又一主要特色。

泰雅族有许许多多的传说和神话，其中3万年前以智慧战胜愚蠢乌鸦的番毕鸟，是最古老的传说和神话中流传至今的神鸟，被视为吉祥鸟，也被视为天使。它使作品增添了一分神奇的色彩。如果说泰雅的历史是传说和神话所组成的话，那么被神化和魔幻化的艺术之光所照耀的山地现实，就是泰雅族的传说和神话的伸展和延续。

作品一开始，祭司瓦涛·拜扬死后便开始神化，他“蹲踞在海拔1500公尺的一座峭壁上，他的视线望向天际，一团团奔涌的彤云正如同火焰般窜出层层堆叠的山峦”。“瓦涛·拜扬维持同样的姿态已经有7个昼夜”、“他在逐渐化成一块岩石……”。中国民间传说，往往把道德品行善恶两极的人，化成岩石，定型定位，前者供人敬仰、膜拜，后者让人恶视、诅咒。显然，作者承传了民间传说的创作方法，把瓦涛·拜扬神化后，让他的灵魂不时飘荡在空中，他能与魔幻化的猪牙山、猫尾山、蛇胆岩对话交流。猪牙山告他说，祖灵鲁突克斯为随着他的死亡，泰雅族神话与传说失传湮灭而哭泣！在整个民族面临着危难之时，他接受祖灵的训示，飘往台北找到他的孙子古威·洛罗根，授以象征着勇气和大美的圣器熊皮袋，要他回归山地，承传3万

年来绵延不绝的神话，做火的传薪人，重振部落。这使洛罗根觉醒过来了，他成为泰雅族未来的希望。

传说的神话对泰雅来说，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实际上，传说和神话是泰雅族长期生活和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们祖辈辈积累起来的心血结晶，成为他们的传统文化。它展示了部落的意志、勇气和智慧，也表现了他们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生活习俗。以它作为依托，民族就会有凝聚力；如果失去它的话，部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它是泰雅族的明灯和圣旗，将照亮和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的未来。

在神化和魔幻化的艺术之光的照耀下，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浪漫的气息，这犹如长长的弯曲幽径置于云雾之中，纵深莫测，令人神往。这是小说的一种艺术魅力所在。

第三，作者以诗和散文诗的语言进入小说，使作品呈现出赏心悦目的斑斓色彩，这是小说的再一个主要特色。

因为作者是个诗人，他特别注意文学语言的运用。在作品中，诗和散文诗的语言随处能见，俯拾可得。如写树海，在作者笔下，“树海，一片又一片密密衔接的树海”，“在彤云之下，整座大地蒸散出树海所逸出来的呼吸”。“浓郁、阴沉、堆积着大地梦魇的树海，为世界永恒的青春而不断复活”。在这里，作者运用诗和散文诗的语言，把树海写得如此有情怀，有活力，有韵味，令人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也是如此吗？说来，它可成为一首描绘自然界，富有哲理性的精巧的小诗。又如，描写高砂百合，“高砂百合的淡褐色鳞茎，粗细等同于饱涨精血而勃起的阳具，狭长的披针叶片似浓绿色的螺旋状盘绕着成人高度的花茎”。“庞硕的花朵，成人肘臂长度的长筒喇叭状花身上一枚枚横向张望四野。高砂百合花被外侧中肋带隐现着紫红色，内侧纯白瓣身包围着嫩黄的花蕊；花粉在整个区域上空静静弥

漫扩散，一种无色之色的嗅觉磁场笼着白色的波浪”。在这里，高砂百合被作者写得那样伟岸，那样威风，那样有精神，那样有气度！它使人联想肃穆庄严的卫士，对它不禁肃然起敬。以整体观之，它又如“白色的波浪”。尽管作者以花海作为某种象征或衬托而出現的。但在这酷似散文诗中，人们对“高砂百合”的纯洁典雅的风范，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如，瓦涛·拜扬有一段自白是这样写的：“‘是灵魂的乡愁吗？’‘即将升起的月亮，曾经映照我族千万年的月亮，再也见不到鲁突克斯的影像。’‘鲁突克斯啊，你们无所不在的形迹隐匿在这天地间的何方？’‘你们静静蛰伏在野山猪枯涸的白齿中，被死亡的骨质一重重包围、囚禁。’‘你们在洁白的洁白里，用烧烫的木杖鞭打自己的胸膛，你们的哭泣掩埋在无人知晓的遥远地方，宇宙中每一层的神祇都为你们的哭泣而悲伤。’‘大地的黥纹在我眼前错乱，变幻，所有的山神都沉沦在兽蹄的践踏下，灵界的通道已经封闭，没有一颗星可以抵达宇宙的更深处。’‘鲁突克斯啊，在伟大的拿布的时代，我族的少女能够贞洁地陪伴佳宾度过美好的子夜，却没有一个失身；在伟大的拿布的时代，我族的猎头队庄严地依循你们的指示证实了战士的荣誉，高唱凯歌，全身而退。’‘鲁突克斯啊，你们曾是一柄弓，紧紧绷住我们的心弦；你们曾是那箭羽，维系我们生存的航向，所有的知识汇聚在你们把守的灵界大门之后……’”这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之间的对话或单人的独白，这里的与之相比，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

作者对诗和散文诗的语言的追求，使他的小说生色不少。如果说《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是诗体、散文体的小说的话，也是毫不为过的。写小说，文学语言是基本要素之一。《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的文学语言锤炼成有诗和散文诗的质地，这是难

能可贵的。它成为这部小说吸引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确实有许多值得人们称道的特色，但它也有缺憾，最为明显的是作者对41个秋天前的一次泰雅族人猎人头的经过的描写。原是残暴野蛮的事，却被作者描写得那样壮美了。显然，这是作者以欣赏的眼光和品味的心态，作了错误的观察和错误的分析所致。作品尽管有这个缺憾，但从整体来看，它仍然不失是一部反映高山族同胞生活与命运的佳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午后。

瓦涛·拜扬蹲踞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一座峭壁上，他的视线望向天际，一团团奔涌的彤云正如同火焰般窜出层层堆叠的山峦。

瓦涛·拜扬维持同样的姿态已经有七个昼夜。

他额头上平行的细密黥纹，被抬起的眉毛压缩成一整块没有间隙的印记。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站在月亮上横越天空的祖灵看到他，总以为瓦涛·拜扬的头颅被不祥的番毕鸟啄出一个又黑又大的窟窿。

包括他的儿子拜扬·古威以及儿子的儿子古威·洛罗根，还有他死亡了四十个秋天的父亲拿布·瓦涛，全都已放弃了他。但是瓦涛·拜扬心里十分清楚，是他放弃了他们以及他们的部落。

每当一阵风吹来，瓦涛·拜扬头箍上垂挂的螺钱便噙噙地撞响，贝珠也慌张地在黝黑的颈项旁摆动。

他干瘪得露出一根根肋骨的胸膛，被一件陈旧发霉的花格胸兜遮护着，凹陷的双颊紧紧地贴附牙龈，狂风中闪闪发亮

的白发卑微地颤抖。

他那对枯涸的瞳孔缩紧成两粒霉腐的黑色粟米。

然而，他的族人已不再种植粟米。

日本人的势力逐渐在山地站稳以后，他的族人就不再种粟米了。

他们开始开辟梯田。

可耻的水稻，他再也不能为粟米田主持祭祀，没有巫师能够容忍这双尊贵的赤足沦陷浊恶的泥水中。这是瓦涛·拜扬的第二个悲剧，而那时候他的胸前仍然拥有纠结得像牛腿的肌块。

接着是真正毁灭性的灾难。五年前红头发的西洋传教士自海平面的背后泅泳而来，翻过重重山脉，入侵瓦涛·拜扬的村落。

一年前的瘟疫巩固了红发鬼的地位，瓦涛·拜扬的咒语仍然回旋在村庄的上空，却拯救不了他一个个无奈垂死的同胞。

红头发的传教士将他的上帝磨成粉末，瓦涛·拜扬如此深信，那是“吃神”的恐怖行为。原本应该进入祖灵奥秘的族人却一个个活转过来，再也不相信瓦涛·拜扬。

瓦涛·拜扬感到无限的灰心，至少他的族人们都在村落里为他摇头。

他正逐渐化成一块岩石，连每天晚上站在月亮上的祖灵也同意这种看法。

可是瓦涛·拜扬的意识正在不同的时空中飘荡，不然他就和对面的猪牙山对话。“我正接受惩罚。”瓦涛·拜扬的心说。

“你冒犯了鲁突克斯，”猪牙山顶的竹林透过风传来讯息，“他们每天晚上都在哭泣。”

“是的，我冒犯了伟大的祖灵鲁突克斯，”瓦涛·拜扬的声音沙哑而破碎，“但是我死后仍然可以回到西方灵界，因为我没